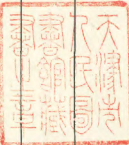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一

書經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侍讀臣蔡揚宗



臣謹按天降下民作之君以統之而六合之廣

億兆之繁君不能以端拱九重之身兼綜而遙

制之也於是乎衆建庶官以分理之故南面而

聽天下之所托重而恃力者惟此公孤以及百

執事耳相須甚殷責成甚大蓋自有君臣以來

明良會合類如斯矣稽古帝舜聞禹弼直之謨

御覽經史講義卷十一

有感於臣鄰之義慨然形諸咏嘆者抑何言有

盡而意無窮也今夫國家設官分職所為內外

不一其人大小各殊其等者寧第以紆青拖紫

矜名位之榮已哉固將謂時亮天功咸熙庶績

用佐乃辟永康兆民蓋百爾非徒具位一人實

嘉賴之者也故曰臣哉鄰哉也人臣筮仕登朝

所為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學者豈徒垂紳委

珮周旋堂陛之儀文已乎亦惟是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虔共爾位以事一人蓋夾輔不遺餘力

斯夙夜無曠厥官也故曰鄰哉臣哉也臣竊由

是而伏思之夫相臨之謂臣而尊卑之分定矣
相親之謂鄰而上下之氣交矣尊卑定則百僚
庶尹凜然於義之無所逃上下交則宮中府中
肫然於情之不可解體統顯爲維持精神默契
契合將大順大化始於堂廉達於四海矣夫天
澤曰履蓋言分也地天曰泰蓋言交也而帝舜
一二言中固已包舉靡遺豈獨危微十六字之
心傳足爲帝王之大法哉當是時水土平九功
敘禹臯稷契陳謨交贊師濟盈庭矣乃猶情殷
交泰倚重臣鄰言之不足往復流連千百世之
下猶將如聞其聲企中天而生愾慕而爾日在
廷之親承德音者其感激思奮之忱又當何如
耶蓋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勅天命代天工都俞
吁咈歡然無間故一矢口間而推心置腹之誠
積極而彰反覆難罄真有出於不自知動於不
容已者此君臣相與之際所以光昭典冊也與

書經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檢討臣陳世烈

蔡沈曰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

臣謹按上文禹言弼直其所歸重在君舜此言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正有感於弼直之語而其
所倚重在臣故有其臣者斯有其職必能無慚
於職然後無愧於臣則弼直之義所係匪輕而
爲臣者宜早夜修省以上慰人君寵任之思也
蓋自古帝王圖治其總而成之者一人之身其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三

分而任之者羣工之力所以君臣之道相須甚

殷此元首股肱千載仰明良之盛也但君之任

臣者原有重望於臣臣之事君者何以仰答於

君如謂布列席位濟濟師師卽爲臣也國家奚

賴此臣哉夫我后聖明固已動無過舉然因事

進言則有裨實多故輔弼者臣鄰之義贊襄者

左右之職誠信未孚非所以爲臣也拜獻無資

非所以爲鄰也則所謂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可

得而釋其義矣天威咫尺常懷悚惕之思苟非

聯以一體之誼則臣心無由上達臣哉鄰哉正

親而近之使有以相聯也易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非卽君臣相依不容稍有間隔者乎若夫朝夕納誨所以匡君之不逮倘居輔弼之位而惟是左右進退於其間豈所稱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者乎果居其位者盡其忠而思日贊贊思日孜孜不僅循分供職之爲實有正己正物之概庶合於鄰哉臣哉之旨矣然則尊卑原有定分上下各有至情分不可以過嚴一於分則離情不可以過流一於情則褻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苛也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

也凡此皆弼直之義固其重而不可忽者耶總之卿尹庶僚臣有職分之不一然竭誠効忠皆有自盡爲臣之道勿瞻顧而存遷就之念勿黨同而生附和之私勿避忌而有隱匿之情勿模稜而持兩端之見勿迂疎而逞偏曲之論勿揣度而蹈迎合之習此則身家非所繫戀爵祿非所顧惜於以承弼一人又何愧於翼爲明聽之佐耶可見臣道原不易副而能實盡弼直之義者乃所以爲臣也凡爲人臣者是烏可以不自

書經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編修臣何其睿

臣謹按此帝舜保治之心而專股肱之責也天下之望治無已時聖人之致治無滿念道有進退進之極而見益卽損之所由基機有張弛張之甚而見強卽弱之所由伏從來極隆之朝上與下各有不可必致之懼故幾康審而百族之情形愈迫休嘉集而一念之靈承甚微四方之民沐浴歌咏方侈繪夫日星麟鳳之色九閭之地都俞吁咈仍共策以亨屯出險之功夫非聖人之過計也前有開以觀勳之放道在協其欽後有承以底華之重道在融其亢以故憂危不生於境而恒生於心境有盡而心無窮也拮据不見於形而常存於神形有岐而神無間也以綏兆人以康四海將多於前功而垂諸後世一本惕厲爲發皇而已矣斯時也上行意下行事宅揆者敦誠於職要承流者殫力於職詳臂指之使一脈相將展布之間文武惟用自亮采之司以及浚明之寄由郊畿之近以達侯甸而遙

內外相承規矩不忒其於禮樂兵刑生聚教養之地酌盈劑虛以上襄一人巡省之所不至而深宮夙夜運量從容遂得進斯民於襁褓而攝四方於跬步所謂通天下於一身者此也夫民至散也四方至遠也生理待復生計待遂非一手一足之烈也明無不灼而容有目不能見之情聰無不聞而容有口不能籲之狀又况微之必至於著而小之必至於大也匹夫梗化憂及一方一事未和厲階百度此君之所爲業業卽臣之所以孜孜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又

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翼爲之力也而股肱有專責矣由是觀之臣鄰之極常勞補救於匡勳道德備則翼爲有地也歌敘之餘不忘篤業於盡瘁志業合而兢業有加也從來極隆之朝固上下交相濟以成其治也而恭己南面豈徒高清靜之名者哉

書經

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編修臣 雷鉉

呂祖謙曰舜非有歉而畏人之後言非容受未盡而致人之後言虞廷諸臣又非肯欺其君而爲面是背非之行也聖人敬畏無己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

臣謹按自古聖人之心未嘗自以爲聖世雖已治而時切願治之思事雖無過而時切聞過之念如舜之於禹豈不信其直言無隱而猶以面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七

從退言爲戒蓋其心之冲虛懇摯實資股肱耳目以共亮天工恒恐萬一有過而不自知臣下知之而不以告則性情嗜好之有偏用人行政之有失幾微不謹動關國計民生之休戚爲臣者無以欽四鄰卽爲君者無以撫萬邦也夫爲君欲其臣無面從退言必使其無毫髮忌諱之心如陸贄所謂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洩彰我之能從則人亦何憚而不以直言自見甘心爲諛佞容悅之歸也三代以下漢文帝凡

遇日食水旱疾疫之災未嘗不下詔求言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以受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唐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多失舉措太宗知之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異聞規諫每諭臣下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此漢所以致刑措之休唐所以致貞觀之治也然文帝天資近道惜乎天德王道之精微缺焉不講未免安於黃老之清淨太宗內行旣不如文帝觀其退朝怒詈魏徵爲田舍翁幾難忍受則其樂聞讜論不免矯強外飾未必出自中心之誠然而史冊已傳爲盛事後世且述爲美談况乎以大有爲之主體大舜好問好察執兩用中之心以爲心智周萬物而常苦其不逮明見萬里而猶慮其多蔽求臯夔稷契之臣布列在位時加召見降心訪問有善必行有過必改使在廷臣工咸知當宁求賢若渴之衷從諫如流之意觀感興起竭誠獻替一德一心上下交而成泰又何至有面從退言之患而謨明弼諧奚難媲美上古熙皞之世歟

書經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兪往欽哉

檢討臣 伊興阿

臣謹按朝乾夕惕帝王時深無己之思保泰持盈國家當有未然之慮晏安不可以自恃君每責成於臣臣亦責成於君逸樂非所以圖功已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九

安更求其安已治更求其治粵稽往聖先後同揆其殷殷咨儆之辭載在簡編者不謀而合此所以熙庶績而亮天工邁千古而獨盛也有虞之世上有聖君下有良佐都兪吁咈師濟盈廷至命夔典樂之後功成治定禮備樂和可以揮琴而理矣况其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太和翔洽休嘉疊應君若臣何所用其咨儆爲乃喜起賡歌炳炳琅琅垂耀萬世帝舜之意以爲天道難諶可戒而不可恃也頃刻畏懼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幾微敬謹之不至則玩忽之所由

生臯陶之意以爲君爲元首宜先而不宜煩也
法度之已定者慎守之斯無紛更之患事功之
已成者數省之斯無欺蔽之虞當極盛之時而
憂勤惕厲至形諸詩歌上下交勉此有虞之治
所以爲不可及也歟三代而降首推貞觀令德
善政相望於冊其所以致此者蓋有道焉太宗
嘗謂侍臣曰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
卿輩諫爭也魏徵對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爲喜
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其君臣告戒之言宛然
虞廷咨儆之意故史稱其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由漢以來未之有也夫帝之歌歸重於臣所以
策股肱之效臯陶之歌歸重於君所以盡責難
之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二者固不可偏
廢也究之人君一日二日萬幾諸臣不過分翼
爲明聽之任若宥密之際無一時而不致其糾
虔無一事而不深其謹凜默默自喻有非臣工
所可共曉者且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
要必君能得人而後臣始得以行其所學則臣
之艱又無非君之艱也爲君者旣克處其難爲
臣者皆敬體此意於以修人事而勅天命自有

以致明良喜起之休矣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十一

書經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監察御史臣歐堪善

臣謹按自古邳隆之世必君明臣良上下交泰而後克底乎制治保邦之上理也顧君臣一體或宴饗以聯其情或詩歌以紀其盛稽之往古史不絕書求其因間里之豐登鳴堂廉之豫順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十一

笙簧酒醴悉形其體國經野君咨臣儆之深心者每罕覲焉縮想虞廷上有濬哲文明之主下有翼爲明聽之臣其時禮明樂備府修事和集二十二人以時亮天工固非徒以賡歌拜颺侈一堂之景運而敬天勤民之隱念未嘗不協諸磬管播之咏歌以誌其交相勸勉之忱迄今讀帝舜之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勅時幾則股肱以喜元首以起而百工以熙也維時臯陶覩時雍之盛美導賡拜之休風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夫興事易于紛更則守憲以遵其度興

事或至怠逸則屢省以集其成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者見君臣憂勤惕厲總此敬之一念相爲始終臯陶於是續帝歌以成其義所以開千古泰交之隆而肇萬世明良之盛也厥後商之咸有一德對揚休命周之歌蓼蕭賡天保游魚樂其在藻鳴鹿美其食萃推諸慶豐年而烝髦士美哉其有賡拜之遺風乎至於柏梁聯韻甘露陳筵引簪笏於瀛洲歌秋風於汾水芙蓉仙萼賞御苑之飛花碧水澄潭聽鈞天之雅奏大抵鋪張揚厲之意多而非念切生民深有關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三

於盱食宵衣之至計也惟夫泰階啓運

聖主垂裳無逸久陳于松軒幽風更繪于紫殿念豐年稔黍載以詩篇偕百爾冠裳錫之醑宴君歌臣答無非明良喜起之休鼓瑟吹笙不忘都兪吁咈之意凜天命而切民依勅時幾而康庶事固將邁漢唐軼商周媲美於虞廷之盛也豈不懿哉

書經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編修臣朱桓

蔡沈曰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謹按聖人之學莫大於敬而敬莫大於事天所謂戒勅者敬心常存耳帝王受天位享天祿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西

代天職無時而不與天命相流通卽無事不與天心相感應敬天者非徒襲欽若之文也更不待有怒淪之象始爲謹凜也夙夜宥密中無在非翼翼之小心故雖運際中天道洽政治而孜孜保治之意猶勤慙而不敢忘大舜所以將欲作歌而揭其要曰勅天之命也當舜之時天地平成矣府事修和矣太和翔洽至於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可不謂盛治歟乃益之戒舜也則曰儆戒無虞禹則曰無若丹朱傲臯陶則曰無教逸欲有邦夫以大舜之聖豈猶有傲與逸欲之

患哉然頃刻不慎而怠荒以開幾微不謹而禍患以伏蓋天下治日常少幸而治矣則永保爲難故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動色相規君臣同一兢兢耳是必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端夫勅命之原由是謹幾慎動時存不敢荒寧之意以之修己則所其無逸莊敬日強也以之事神則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也以之臨民則凜乎朽馭顧畏民鼎也以之治事則雖逸勿逸雖休勿休也至於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則真無時無事之不敬而保泰持盈之道在是矣易曰安而不忘危又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故商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周書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蓋誠見敬爲基命之本而自古聖帝明王所以致治保邦與天無極者總不外此戒勅之一心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太宗亦惟有見於勅命時幾之旨故貞觀政績紀美史書而爲三代以後之賢主且夫爲人君者莫不欲以堯舜自期爲人臣者

亦莫不樂生堯舜之世以觀德化之成幸當天
心之眷顧方慤宇宙之昇平有象庶幾中天之
治可以復覩惟常以大舜戒勅之心爲心則永
保天命而萬世無疆之休兆於此矣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書經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監察御史臣徐以升

蔡沈曰勅戒勅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七

臣謹按虞帝此歌見勤民爲敬天之實而責人臣以輔治之勤也是時平成奏績府事修和師濟盈廷嘉祥畢至正中天景運極泰之時也然極泰之時亟宜思保泰之道所以然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念之敬肆天命去留分焉使謂太平已致可以坐享其盛君或生逸豫之心臣或起廢弛之習雖治具燦然畢張而精神血脈之間已有貫輸不到之處敬則爲道心肆則爲

人心卽天命去留之介惟聖人至誠無息與天
行同其健直無一刻間斷在在與天命呼吸相
通曰明日旦出王游行何處非天則安敢有一
時一事之不敬乎虞帝此二語實萬古人主保
泰之要道厥後禹之不自滿假湯之顧諟天命
文之不敢康武之敬勝怠皆此惟時惟幾之旨
也然人君敬天以實不以文故勤民乃敬天之
實人君一身不能獨爲理必分其任於羣臣君
曰元首臣曰股肱可見君之與臣一體相關人
臣狃於目前而忽於遠慮樂於粉飾而憚於憂
勤則於朝廷政事必有因循廢弛之漸大臣玩
愒小臣亦相與觀望效尤而偷安惰窳之習相
率成風矣所以虞舜作歌而首責股肱以喜喜
非好事邀功之謂乃其一點忠君愛國之心發
爲奮庸明作之氣懽欣鼓舞趨事赴功而恐後
股肱如此自然朝廷清明紀綱整飭而下之官
師庶尹亦能恪恭震動以效其績吏治則民安
然後天命可以永保而勿墜矣此舜以保泰之
責屬望其臣而諄諄於居翼爲明聽之任者也
舜非舍己而委責於臣言此者所以深著君道

之立係於臣職之修君臣一體皆有祈天永命之理當交勉勿怠也時時以天命自凜自無怠荒之得乘舜言勅天之命不外敬之一字君臣上下胥主於敬敬者凝命之本人君固當惟敬作所而尤宜警戒臣工共體此意以永佐太平之業哉

書經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左中允臣于敏中

蔡沈集傳曰勅戒勅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

臣謹按有虞之世君明臣良百工熙庶事康猗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干

歟偉歟治化之隆何施而臻此然而舜當其時撫已成之治彌深保治之思以一心默契夫於穆之原而卽以一心潛運乎天下之上觀其載歌喜起時推本於天命時幾者何惓惓也今夫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天命之係於君心惟聖人知之亦惟聖人勅之勅也者飭也警飭而不敢廢慢也其義又爲誠爲正爲固誠則純其心而無間正則平其心而無歆固則堅守其心而無出入故勅之云者有靜存動察之心有遠觀近取之心有謹小慎微之心有涉氷馭朽之心若

治物然備而無虞若治器然整而勿壞夫是之謂勅也蓋天命至微惟勅之而有以參乎其微天命至鉅惟勅之而有以肩乎其鉅勅之時義大矣哉而卽申之以惟時惟幾時者難得而易失者也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明其難得而易失則必有先時之防有及時之慮有後時之思明其吉凶之先見則必始事而審其萌臨事而致其懼終事而杜其流且時不在久也須臾不謹而往者莫續來者難乘幾不在大也纖悉不嚴而一節偶疎萬端皆累乾之九三曰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其惟時之謂乎繫辭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其惟幾之謂乎善夫陳氏經之言曰保治在勅天勅天之要在時幾蓋天不可知時卽天命之盈虛知時則在天矣天不可見幾卽天命之消長見幾則見天矣惟能知天而時時以凜之大人之所以弗違奉若也惟能見天而事事以敬之王者所以以財成輔相也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此天命之所以常集歟臣因思夫典謨所載大抵皆臣勗君之辭而此獨君勗其臣作書者以是

篇繫虞書之終有以知當日地平天成六府修
三事治明刑弼教禮隆樂備皆大舜勅天之心
基之既久而措之裕如者也故將作歌志盛而
言之深切著明若此乃臯陶一聞帝歌颺言拜
手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又卽取帝之勗臣
者進以勗帝可見有虞君臣元首股肱交相勸
勉總一勅天時幾之義與爲終始也夫

書經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監察御史臣張湄

蔡沈曰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

臣謹按從來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虞書之言天者屢矣而皆不離乎人事曰天工人其代之是卽以人工爲天之工也曰滿招損謙受益時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三

乃天道是卽以人道爲天之道也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是卽以人之典禮爲天之敘秩也古聖之言天深切著明類如此不亦大異乎後世之求諸幽渺恍忽測諸識緯術數者歟而茲所謂天之命者亦非天諄諄然命之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民之所在莫非命之所在然則勅天命要不外顧民晷而已矣天不遺艱大於燕安之朝而每責憂危於盛明之世故庸主恒逸聖主恒勞然天之儆聖君或第在黎民阻饑下民昏墊之始而聖君之勅天

更嚴於庶績咸熙四方風動之餘故治愈求治
安愈求安人以爲天日監在茲也而聖人并不
言日而言時時之云者一息難寬夙夜旦明刻
刻皆臨質之候與時偕行者固宜惟日不足也
人以爲天體事咸在也而聖人并不言事而言
幾幾之云者睹聞未接屋漏隱微念念皆感應
之端知幾其神者不徒臨事而懼也不然日出
肅冕暮則弛之火在修容閣則滅之謂之勅天
可乎郊壇飭典爾室斲之牲璧告虔衾影負之
謂之勅天可乎自來人君不畏於天者有幾哉
苟修其文而不修其意則雖祈穀於元辰瞻星
於五夜皆非時也遇災而減膳撤懸聞警而責
躬罪已皆非幾也蓋時者無定者也見爲有定
而勅之則其勅已浮幾者未發者也待其旣發
而勅之則其勅已緩是故善承天者處無虞常
若有恐居幽獨不異大廷一動必書一言必記
慎於出王游衍銘諸戶牖盤盂存其心養其性
全無忝所生之本視無形聽無聲竭孝子事父
之誠兩賜燠寒之徵感召自我向背順逆之效
取象惟人凡夫衣袂馭朽履虎涉冰之悚然爲

戒者其端至繁其功最密而總不越以敬作所以止爲安昔禹之贊舜有曰惟幾惟康非卽時幾之義乎又曰惟動丕應侯志天其申命用休則敬天之必以勤民爲要也詎不信乎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書經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
哉屢省乃成欽哉

編修臣秦勇均

蔡沈曰臯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
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
更故深戒之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覈
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
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

臣謹按臯陶所言欲虞帝以一身爲百官之倡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美

而自始至終無一息之不謹也蓋人君代天理
物於是乎有事一人不能獨理其事乃分任之
內外臣工則人事莫非天事也今夫春之發生
卽天事之興也冬之歸藏卽天事之成也其中
陰陽迭運五行順布秩然有條而不紊卽天事
之憲也虞帝言勅天而臯陶卽指勅天之實以
勅帝念曰興事曰慎憲曰省成無事而非勅天
卽無時而非勅天也夫事不興則無以奉天之
時而才不斂於法又恐矜躁之患生事不成則
無以亮天之功而實不稱其名又恐虛誣之弊

起惟以勵精圖治之意貫徹於率由舊章之中
因卽以月要歲會之思維持於建立新猷之內
則道有相濟而功實相因也而所以握其樞機
立之準的者惟在率作之大君蓋有遞爲率作
者則九牧之事倡於六卿百官之職統於冢宰
是也有獨爲率作者則四海之業肇於一人大
廷之治本於深宮是也此非可恃意氣爲鼓舞
非可恃法令爲糾繩惟恃此心之兢兢業業以
開天下之先持天下之後而已臯陶拜稽以致
其敬颺言以達其誠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
古大臣責難於君者如此而臣竊於此得用人
之道焉蓋人臣不能興事而因循以便其私者
其人必委靡也不能慎憲而紛更以行其智者
其人必煩擾也不能省成而粉飾以掩其短者
其人必浮僞也人君果能率作於上而凡內外
臣工之克殫其誠克奮其才者自勸勉於不衰
其不能急公不能勝任者卽澄清其流品此卽
考績黜陟之方進退人才之準也夫必率作得
其道而後可用天下之人理天下之事則庶績
之張弛百職之勤惰皆視君心之所向也可不

敬哉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天



書經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右中允臣于振

蔡沈曰臯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

臣謹按自古帝王未有不君臣相戒而能相與有成者也唐虞之世中天之盛而上之戒其下者則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下之告其上者則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於逸罔淫於樂又曰毋教逸欲有邦無曠庶官此數言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五

者後世明哲之主皆知勉焉而禹臯諸臣顧動色相戒於無事之日者誠以元首股肱相爲一體安危之理判於幾微不可不審也且卽以賡歌一節言之當是時地平矣天成矣禮明矣樂備矣可以揮絃而理無爲而治矣然而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先股肱於元首者蓋以臣鄰之誼望臯也臯之賡歌也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卽繼之叢脞惰墮之戒誠所謂忠不忘規愛君之至也自古交泰之風莫盛於唐虞之時而咨儆之風亦莫盛

於中天之世臣嘗就其辭而繹之蓋所謂明也者非苛察之謂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如鏡之在懸萬物不能遁如日月之照臨容光無不被惟精惟一以用中於民故四海雖遠若坐照焉惟時惟幾以敬天之命故萬幾雖廣若數計焉黈纁塞耳而不失其聰冕旒蔽目而不失其明用此道也良也者亦非寡過取容之謂也一德一心勿欺勿二職所當爲則必爲此小臣耳有功不居而朝夕左右思所以輔成君德焉事有當言而盡言此具官耳不動聲色而維持調護思所以致主太平焉公爾忘私國爾忘家非不愛其身家也所憂者一念之自利卽害於公一事之沽名卽害於國上不負君下不負學非自矜其學術也所懼者愛其身而旅進旅退負君也卽所以負學挾其術而邀靈固寵負學也卽所以負君軒冕懸於前而紛華勿慕雷霆震於上而精白勿移用此道也康也者亦非近功小喜之謂也朝廷清明四海無事而萬幾在御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焉金革寢息耕鑿不驚而萬物一體怒然恐一夫之失所焉正朝廷以正

百官持盈保泰慎始敬終而事之弗協於道者寡矣正百官以正萬民表正則影直大法則小廉而民之不被其澤者寡矣垂裳恭己而非卽於宴安一堂賡拜而不忘夫咨倣用是道也若夫三代以下泰交之盛則莫如漢唐矣竊計兩朝之中明良之會又莫盛於文帝太宗矣自昔論人臣納忠於君者在漢則首稱賈誼劉向在唐則首稱魏徵陸贄然臣以爲爲劉向陸贄易爲賈誼魏徵難何則劉向當國勢下移之日慷慨救正不避艱險陸贄當國事搶攘之際危言

正論愷切敷陳此固事勢所當然忠憤之所激發者也凡有至性者皆能爲之若賈誼之所事者文帝魏徵之所事者太宗也文帝之時可謂已安已治矣太宗之爲君可稱無怠無荒矣而此兩臣者陳善閉邪防微杜漸一則痛哭流涕燭事於幾先汲汲焉累牘連篇常若禍機之不可測一則反覆批鱗懼衰於末路皇皇焉提撕警覺惟恐盛事之弗克終而兩君者如木之從繩如海之善受忠言逆耳而不以爲忤芻蕘過計而不以爲迂用能身致太平刑措而不用美

哉元首明股肱良而萬事康者此之謂也雖然
文帝躬致太平而於禮樂之事謙讓未遑身衣
澣濯惜露臺千金之費可謂恭儉之令主矣而
愛黃老之術儒風不振論者惜焉太宗孜孜納
諫出後宮女子至三千人尤人所難者魏徵既
沒而侈心遂萌窮兵黷武爲盛德累則甚矣明
良遇合之難而叢脞惰墮之易也是故郅隆之
主緝熙宥密夙夜劼毖而不敢康輔弼之臣啟
心沃心朝夕納忠而勿敢怠此物此志也夫

書經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監察御史臣李懌

蔡沈集註曰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臣謹按禹之治水也八年三過克奏平成厥功偉矣然人第知禹之功而不知其本於德人亦共知禹之德而不知其本於敬惟本此敬慎之心以運量於鉅艱之際故芟大患興大利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念何事可忘也此心何時或釋也試觀禹之自言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斯言也其在水土既平之後乎臣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五

其予智自雄之習以與事相抗衡則其氣浮浮則慮患不深而聰明易入於岐途逞其堅強悻直之才以與衆相拂戾則其志驕驕則羣益未集而偏才多撓於獨任惟禹其知之是以不患其事之艱而惟慮其氣之浮不憂其功之難就而惟懼其志之多驕凜欽若之衷以挽天運之

艱則氣化且自我而轉移深朽索之懼以救人
事之失則羣情咸由我而莫定人曰疏濬互施
排決異用力何勞也而禹惟本之以欽承則胼
手胝足憂勤以惕厲而彌深人曰三壤有賦九
式有經功何神也而禹惟矢之以飭密則東漸
西被聲教偕純修而並懋是知禹之功禹之德
爲之也禹之德禹之祇致之也而史臣則詳書
於敷土隨刊之後者何也蓋禹之心固無時之
或懈而敬之德實無一之可離始之拯溺亨屯
者此德而後之持盈保泰者亦此德始之蓋愆
幹蠱者此德而後之整躬率物者亦此德禹之
祇德夫固合初終貫顯微統上下該幽明而一
以貫之者乎然則由是以推彼天下之潰堤決
防予人以區畫者寧僅水之足患而敬德之夷
險杼艱先天下而作之則者又寧僅禹之治水
爲然哉史臣於水土旣平之後而詳書禹祇德
之言也其示人意深遠矣

書經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侍講臣任啟運

蔡沈曰不近聲色不聚貨利非本原之地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莫不得其當臨民之際能寬而不失之縱仁而不失之柔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

陳櫟曰湯所以克寬仁實自不邇殖之無私欲始德懋以下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中來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三五

陳雅言曰使湯之心有一毫聲色貨利則用人處己之間必有不盡其道者臨民之際豈能無愧哉以此見人君一心爲政事之根本孟子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此之謂也

臣謹按稱湯之德至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可謂至矣而必先之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者蓋人君之心百官之所待照也萬幾之所待理也譬之明鏡一塵之不集而後其照全偶有一物之翳則明有不照之處而用人處己皆不能無悞

矣故所謂聲色非必若鄭衛之音燕趙之女恒舞于宮酣歌于室也所謂貨利非必若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人以賄進政以貨成也凡一切可喜之事可樂之物其與吾耳目爲緣者皆聲色貨利之類而吾心清明之翳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吾身耳目之物皆與聲色貨利爲緣而聲色貨利之物又日與吾耳目爲誘嚴以防之猶懼其引况可日是區區者何足以爲吾清明之累而邇之而殖之乎微塵集而鏡已失其明微欲滓而心已失其虛心不虛卽不靈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三

而天命已汨其原率性已違其則如是而求用人處己之各得必不能也邵子曰情之溺人也甚於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從之矣心者性之郛廓也心傷則性從之矣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從之矣夫食味別聲被色固人所以生乃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不謹之於微戒之於漸且曰是區區者何足以爲累馴至於傷吾身傷吾心傷吾性并用人處己之道無所不傷是以載舟者覆舟也可不爲

大懼哉古之聖君知其然也謹之於至微戒之於漸習左右前後罔非正人寢食起居罔非納誨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警史有教誨之道警御有誦訓之箴與其以聲色樂吾身何如以規誨養吾心與其以貨利奉吾身何如以理義飫吾心如此則何人非師何人非保是惟無過過必不貳湯之所以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由此道也抑湯之所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者又有本焉伊尹曰顧諟天之明命孔子曰君子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身也者親之枝也性也者天之命也一失其身不可謂事親一失其性不可謂事天試當悅聲怡色玩貨美利之際惕然自問曰天之所以命我者何如將必有如春冰之履而絕去之惟恐不速者而敢邇之而敢殖之耶故用人臨政以不邇不殖爲根而不邇不殖尤以顧諟天命爲本

書經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侍講臣張映辰

蔡沈曰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源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

臣謹按自古帝王御世之道曰知人曰安民必以修身爲本修身之道曰日新必以清心寡欲

御覽經史講義

卷十一

五

爲本未有不屏聲色却貨利而能盛德大業光昭天地垂範古今者也卽以漢唐令主言之武帝雄才大畧自非文景所及致治顧遠不如者此寡欲與多欲之相懸萬萬也唐太宗貞觀之治比隆文景矣以視三代又遠不如者此有欲與無欲之相懸亦萬萬也夫君猶表也天下之治猶影也不清心寡欲以澄其源卽用人行政事事彷彿古人尚不免爲雜霸况源不清流必不能不濁乎仲虺之稱湯也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此知人之哲卽伊訓所謂先民

時若與人不求備太甲所謂旁求俊彥立政所謂克用三宅三俊孟子所謂立賢無方也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此安民之惠卽伊訓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太甲所謂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商頌所謂不競不綏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也曰改過不吝此日新之德卽伊訓所謂檢身若不及太甲所謂昧爽丕顯懋敬厥德商頌所謂聖敬日躋也明明在朝穆穆布列韜鐸之招不嫌於屈己解網之祝總期於好生德至矣哉雖堯舜大禹何以加茲而必先稱其不邇不殖則可知致治之有由而端本澄源之必有其道矣抑臣更有進者聲色貨利之惑人一也而聲色尤甚王者以天下爲家以四海爲富稍有意於致治其於貨利自可視之淡如聲色則不然其端甚微其來甚便其事若無妨於政治而不知人主一留意於此則諸臣媚子得乘間以肆其蠱惑之術於是思所以鉤致之崇奉之奇技淫巧之說進而聚斂附益之途開是聲色者貨利之媒而邇聲色者尤殖貨利之漸也惟成湯爲天錫智勇之主智則明足以察幾而

於嗜欲之易迷者灼見而不惑勇則健足以致
決而於嗜欲之難割者屏絕而不疑蓋不邇以
清不殖之源不邇不殖以立用人行政之本人
道危微之所由判而王霸純雜之所由分也其
斯爲義制事禮制心懋昭建中而表正萬邦之
實也歟

書經

克寬克仁

編修臣熊暉吉

臣謹按寬仁之說散見經書者不一而足而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成湯懋昭大德寬仁畢備故能式商受命表正萬方如此臣嘗以爲三王之治若循環夏之尚忠殷之尚質周之尚文要其極不能以無敝故窮則變變則通至於立國之規模御世之要道合先後聖而皆同垂千萬世而不易則固未有能外寬仁者也何者天生民而立君人君奉若天道者也天之道包含覆幬周遍罔外動而爲陽靜而爲陰散而爲四時而說者以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然則語度量之廣大心性之慈愛總莫如天人君得不象之哉去聖旣遠邪說繁興而治申商之學者方取必一切之威以行其督責恣睢之術秦一迹之又加甚焉其爲效何如也臣聞善醫者不視形貌之肥瘠視其六脈之安否覘國者不計國勢之強弱視其元氣之盛衰寬仁者培養

元氣之大本也古先王知有國者之元氣可培
養而不可斲削也以爲急趨者無善步促柱者
鮮和聲密文網者多殘厲斤斧者必折故仁以
立其體寬以致其用以仁之至而益見其寬以
寬之至而益見其仁故其於用人也不以寸朽
棄長材不以一肯掩大德瞽者爲樂刑者爲守
宮者爲闔因器而使無棄人也其於民也啣媪
若慈母保抱若嬰兒恤熒獨賑貧窮輕稅薄歛
寧約己節用無損下益上也其於用刑議獄也
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八議之典三宥三赦之制

哀矜惻怛欽恤有加也其於羣臣百工也忠信
以孚之重祿以厚之養其廉耻而進人以禮退
人以禮也其於聽言受諫也川澤納汙山岳藏
垢霽雷霆之威察芻蕘之言而誹謗勿誅採擇
無遺也當是時九重端居運量實爲根本悠久
之計必不屑爲功利淺近之謀而在廷宿德元
老交贊廟謨亦莫不以博大開上心忠厚達上
旨夫然故收收穆穆蒸爲太和薰然如風藹然
如春故其化之成人多君子家敦淳樸險刻咸
消囂凌不作上有以昭格天命下有以蟠結人

心唐虞三代尚矣其後漢唐宋之享國綿長孰不由此或慮寬之過每失於縱弛仁之過每失於姑息夫照之以明斷之以勇持之以剛制之以義禮樂刑政皆寬仁中所自有之條理也晏嬰曰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堯舜之朝何嘗不放流誅殛何嘗不奮庸熙載黜幽陟明然終古頌堯舜終古頌寬仁也寬仁豈真有失哉參苓之補益也人知焉不善用之亦足以致疾天下終不以參苓之無所益而竟不用也然且將以烏喙代之乎夫烏喙顧可嘗食乎哉昔魏徵勸太宗以帝王之道封德彝以爲不然太宗力行徵言後卒奏治臣謂寬仁真乃帝王之道也世之如德彝所見者不乏矣夫惟明主固必能辨之也

